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四十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

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自立是為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為質獻文乃

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遽上客皆封侯門生無不收叙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樹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卒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為上

容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初為平州刺史後降為伯歷荆州東荆州州刺史

魏書曰雍州刺史曹虎詐降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以真度與其兄安都有送款闢土之功還其元爵復除荆州刺史餘號皆削奪曰進足彰功退可明失

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大為帝

所賞改封臨晉縣公食邑三百戶
魏書曰高祖欲先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同帝嘉
其勲增邑三百戶
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表聞輙日別出倉
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
姓之意宜在拯恤歷華荆揚三州刺史至金紫光禄大
夫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禄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
子懐徹襲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絲竹歌舞

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

魏書曰懷吉為中山王英軍司以義陽圍急令懷吉馳赴時懸瓠以南至於安陸皆入於蕭衍惟義陽一城懷吉與郢州刺史李悦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

卒於汾州刺史懷吉為汾州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

誘勝己共為婚姻多攜親戚同行兼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往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計録儀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北海都昌縣人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

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為兗州刺史娶崔邦利女生子文畧崔氏先歸寧邦利家及邦利降文畧母子與俱入魏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表請崔氏與文畧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廵視城下休賓答白曜曰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祇候

冊府元龜曰文達詣白曜詐言聞公入境故來祇候且言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若束手歸化如何賞

敘白曜曰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非直處以富貴
兼還其婦兒休賓不畏攻圍獨不憐其妻子乎今在
斗城卿自往見
白曜令文達往斗城見其妻子文曅哭泣以爪髮為信
文達曰復經白曜所誓約而還
冊府元龜載白曜曰卿休賓心腹親見其妻子又見
我師旅多少可自求多福
及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

魏書載休賓撫爪髮泣曰妻子幽隔誰不慜念但吾
荷南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是乎
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大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
不負休賓
冊府元龜載白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内賢豪
亦隨人補授卿便為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啓告曰山
河若負使我三軍覆沒
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

固執不可遂差本契

魏書載閭慰曰此固文達誑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但可撫强兵勤肅衛方城狹險何為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休賓不決

白曜尋遣著作左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唱告遂相維持欲降不得謂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易榮位也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

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興二年卒文曄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闡慰南叛

愚按闡慰始終不降自是宋室忠臣不得言叛

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兖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旋之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為尼僧既而反俗

魏書曰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才學之徒咸見
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
愚按以孝標才名竟同遺珠若高祖可作亦當自悔
其失人何云無可收用魏收忌才
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東清河繹幕人法壽幼孤少好射獵
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刼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
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供母招集壯士

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為慕容白曜所獲托法壽為計法壽矜其情理與崇吉歸欵白曜

魏書崇吉傳曰崇吉少驍勇為沈文秀中兵參軍後督太原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為崔道固拘繫將刑於市以恐之崇吉不顧會道固歸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為龍驤將軍領太原太守戍升城白曜軍至崇吉閉門固守升城至小勝仗者不

過七百人白曜侮之乃遣衆淩城崇吉設土蕈方梁下相舂擊不時克殄白曜遠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粮矢俱盡崇吉突圍走遁民舍母妻見獲崇吉不肯見道固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竊母還奔河南白曜守備嚴固後乃降及立平齊郡以崇吉為歸安縣令頗懷舊憾乃委縣出臺訟道固罪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停京師半載乃南奔崇吉夫妻異路剃髮為沙門投其族叔法延住歲

餘清河張畧之豪俠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
幽州南出亦得相會至江東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
益三益次子士達魏書曰士達少有才氣族兄景先
有鑒識每曰此兒俶儻終當大我門户累官騎兵參
軍領帳内統軍孝昌中鄉人劉蒼生等作亂頻敗州
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為將士達以禮
固辭欣命其友謂之曰令闔境從賊逆徒轉熾萬一
州陷君家詎得獨全急病如此無拘名教士達不得

已而起率州郡兵二千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

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强境內肅然時邪杲寇亂

憚其威名越郡西度不敢攻逼永安末轉濟太守士

達頻為本州士論榮之永熙二年卒贈平東將軍齊

州刺史謚曰武

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為冀州刺史

魏書曰以法壽從兄叔玉為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為河間太守伯玉從父思安為樂陵太守巳伯玉坐

弟叔玉南奔徙北邉後南叛為蕭鸞南陽太守高祖
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曰朕躬總六
師盪一四海宛城小戍豈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梟
首事在俯仰伯玉不從又遣謂曰卿早荷前主蕭賾
殊寵曾不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賾諸子無
子遺卿不能建忠君前乃盡節逆豎罪一又頃年薛
真度來傷我偏師罪二今鸞旂親戎不面縛麾下罪
三卿之此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克殄非遥

宜善思之伯玉對曰外臣蒙武帝厚恩無忘夙夜但
繼主失德主上光紹太宗非徒副億兆深望實兼武
帝遺敕故不敢失墜往年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
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恒事回已而言應畧此責
南齊索虜傳曰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
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　愚按隆昌昏悖
有之何以並誣延興又誦篡弒逆鸞為聖明其舌可
剺也餘大同小異　索虜傳又曰虜主元宏向城寺

前頓止從東南角溝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著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召善射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乃得過　魏書曰宛城既克伯玉面縛降高祖引見責數之伯玉引罪又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遺伊譴伯玉唯乞命高祖曰卿勞我王師彌歷數月如此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公孫延景語卿云天無二日卿答以在此不在彼天道悠遠變化無常卿寧知今

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再三乞命以思安為泣請特
宥之伯玉在南故妾楊氏為尼入國令還俗深寵之
為有司所奏高祖聽之後歷官馮翊相卒於官 索
虜傳又曰伯玉既降虜以為龍驤將軍不肯受高宗
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米後伯玉就虜乞南邊一
郡為馮翊太守常欲南歸生子幼便教騎馬求元末
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不能死猶望汝在本
朝報國我若從心亦間關求返汝何為失遂卒虜中

愬按齊魏兩書參差若此然既降矣必無怒子與求歸事當從魏書

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敬衆等皆高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襲歷齊郡内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

衣食不充復為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襲爵翼子豹別見豹兄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恂最知名特為叔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之寶初彥恂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揔及陳滅揔入關見康恂弟康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欵彥恂所贈揔詩今見載揔集康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鞠養長兄彥恂雅有清鑒以康謙天

性頴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朞功之慼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後受學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六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職尤多縱弛及彦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周師入鄴齊主東奔

以康謙為齊州中從事康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不果而止齊亡歸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府帶劍所執康謙以書諭之帶劍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後優游鄉曲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再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帛百段米百石還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康謙謂熲曰書

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愛憎肆意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謟巧官反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替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奬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頗為動容嗟賞

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廉謙對之如響頻謂諸州摠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頻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民號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否以廉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曰房明府今去矣後百姓思之立碑誦德都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廉謙名有異政内史侍郎薛道衡重廉謙為人深加友敬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廉謙所留連數日

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蕭諒善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又漢王搆逆罹罪者多蕭諒見衡當塗不能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以勸善刑以懲惡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善者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後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其間有情非協同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

移恐為寃濫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寳是曰神器非天命不可妄得況楊諒愚鄙羣小𦕅悪而欲覬𡴘非望者哉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罔念憂虞不恤刑政鄭有子産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於已非

宜即加擯棄倘遇謟佞之輩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賢材譬棟處屋如骨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故揔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元惠恤鰥寡委任方直畀菲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强富江湖險隅各保其業民不思亂不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搆怨本朝棄德從賊者而有

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既屬明時須存蹇諤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輙寫微誠衡得書嘆息不敢奏康謙遂去官隱居將結構蒙山下會置司隷官盛選天下知名士徵授司隷刺史康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薦舉皆人倫表式有彈射者曾無怨言司吏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康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炫亦不

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直道守常頗為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終於官廉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家有舊業資產數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雖至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又善草隸一時知名之士皆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初開皇平陳後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廉

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
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
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
際言皆驗貞觀初以子元齡著勲贈徐州都督臨淄公
謚曰定
史糾曰吾讀房彥謙傳而歎賢者不可無後子孫享
威名列高爵祖父之美從而益章子孫不肖降在皂
隸先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多

矣即邢德之愚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貴遽削張湯之酷後人負荷蓋可恕乎康謙誠賢者位非通顯細行畢書才非作者遺文備録斯蓋有繇吾嘗謂魏書高湖之傳為高歡作也楊椿之傳為楊愔作也楊固之傳為楊休之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為長孫后作也房康謙之傳為房元齡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所不免李景長賢魏史不録因魏徵而立傳滎公護兒前書歎美為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維杜正倫之

故而曲為揚譽世基諂惡因虞世南之兄而頓置文

林令改未詢國書先叅家乘史官此病殆亦同風已
思傳

予因此論故為節之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為

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殺廢帝子業子業弟

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

親獻文平三齊隨例内徙為平齊民以父死非命疏服

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

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於李沖沖旴其遷拔為奉朝請
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民安
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
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
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
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
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蹤

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次弟景先亡幼弟景遠朞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粮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

南北史台注

播揵子山基仕隋歷户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書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脩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

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典該

魏書載其畧曰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元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為次遵而

不改既事爭代終而數同納蔍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遵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能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為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禋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賓奏夾鐘為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

神積道存異世同尊烈山見享緜紀前代成湯革命
承天當從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
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
升黶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夫之於前
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
旨　問湯魅禁欲遷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
為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為主道協無為天地
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

稷當四圭之尊瘞土祇隅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粟
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
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草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
曰元黃剖別人道為尊含靈佇化故羲始元首是以
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
為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己日之
美豈可兆巨釁為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
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

誅為明竄焉曰王道貴産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經禮實其仁是以禄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肖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謐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為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

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税喪已則否曰服以

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

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

乎且縞冠元武子姓之服縓練之後縗絰已除猶懷

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賓尚

改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為不可曰受讎從

夫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
傾合巹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
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既違以
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勦厭朝臣不宜
糾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問
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邱
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
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

禮不上通昏瘉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
二統純風既被元兆肆尊禮不虛莘虒昭異聞　問
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
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為教本其細
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
告誡虔祀禱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
不棄鑑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
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

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鄉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為弟衆愛為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相報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時已先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

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尅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焚死衆敬聞尅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聞纂死乃悦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兖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

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于姻類深有國士風張讓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其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與帝引見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兖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

同建勲誠至京師俱為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乗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决喜見顔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人物民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即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世生二子祖榮祖暉

祖朽最長次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例降為侯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統軍隸邢巒討梁師有功

魏書曰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寇兗州又遣別帥屯蒙山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栅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敗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

斬其二將

封南城縣男卒於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兖州刺史祖暉早有器幹為幽州刺史

魏書曰祖暉先為幽州刺史入為光禄大夫後州民反招引隴賊以祖暉前在州得民情和復授幽州刺史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後救至得解

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寳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

華陰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
宿勤明達所攻沒次子義䰐嗣弟義雲別見祖歸位建
寧太守子義顯義攜並豪率天平後梁使人還往經歷
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鱔器物鮮華常兼
長史接宴賓客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以勳為第一容
賜爵鉅平侯卒子闡嗣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試守廣
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
慰斬其使發兵拒之乂以為忠於己遷滄州刺史甚有

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監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六世孫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

俱降拜雁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正始二年以龍驤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浩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

卒贈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强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駮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駮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

諡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甄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録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諡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効彰内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尅亦為德焉謹依諡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

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官累
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嵎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
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為允太后可
奏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處人號天狗下及出
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字文淵早有風
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遷
尚書駕部郎中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

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孝明行釋奠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時邊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進爵新泰男靈太后幸邙山集僧尼齊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莊踐祚除太府卿又為二兗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

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偘為太山太守性粗武
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偘書招深同逆深
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孝莊下詔褒其忠烈
魏書載詔曰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無二聞弟偘勃自
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戢於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
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可令還朝面受委敕
令還朝受敕遂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普泰初為
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

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閲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帝甚親待之時膠庠廢替名教陵遲疏請修立國學廣延冑子

魏書載深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所修尊經重道百王不易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槱景明已降世極道消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

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欝登卿尹或投竿釣渚經升公相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及前之燕向楚也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道淩夷可為歎息

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元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並詔天下郡國與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縶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

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宋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

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兖州子鵠署深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祉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為三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為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使靈引為愉長史以相間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
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
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為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
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飢家餽未至使人外
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供之然
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斛絹百疋卒官吏民
奔哭莫不悲痛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
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椒在官奉法清

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録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兖州别駕從事子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元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無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在官咸為稱

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累遷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飭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兖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吏烈云君家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

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禄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業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之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為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己所遵殆時彦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六